



被開墾 地震的女地

譯波立 著夫訶羅梭聯蘇
行發店書活生

829354



作者 梭 羅 訶 夫 像



FUDAN

JE200000560239 复旦图书馆



莫斯科省莫洛托夫集體農場的主席
向農場讀書班誦讀本書



拉古爾洛夫和富農鐵推克



離開富農“參謀本部”的貧農訶普珞夫



達維多夫和退出了集體農場的農民



宣傳隊長康德拉脫柯



達維多夫和羅加里亞



雅可夫洛濟支和鐵摩菲

第一章

在正月末尾，在最初融雪的暖氣的包圍裏，櫻桃園發散着優美的香氣。正午，當太陽溫暖的時候，各處隱蔽的角落裏，鬱鬱的幾乎感覺不到的櫻桃樹皮的氣味，攪和着融雪的淡薄的潮氣，攪和着從雪和朽葉裏透露出來的大地的強烈陳舊的芳香。這種河灘的混雜的香氣頑強的漂蕩在果園上面，直到青色的薄暮降臨，直到月亮的綠色尖角穿過了赤裸的樹枝，直到肥大的野兔在土上散布着牠們的點點的足跡的時候。

但是以後，風從草原的丘頂上把寒霜燒壞了的苦蓬的苦氣吹進了果園，白天的氣味和聲息被吞沒了，而在那裏高上面，在那叢林上面，在那在收割以後的田裏枯萎了的露珠草上面，在那起伏不平的耕地上面，夜像一隻灰色的狼靜靜的從東方出來，把拉長了的黃昏陰影足跡一般的留在草原上。

一九三〇年正月的一個傍晚，一位騎着滑着那從草原順道到格內米雅其谷間的村落去的小路馳走到溪邊，他勒住了他那匹在腿根上蓋了一層霜的疲倦的馬，跳了下來，在那沿小路兩邊伸展着的果園的黑暗深處的上面，在那烏煙一般的光楊樹林的上面，下弦月高高的掛着。小路是黑闇而又寂靜的。溪流那邊的什麼地方，一條狗在喧嘩的吠着，一點黃色的燈光照射了出來，騎着食鹽的吸着寒冷的空氣從容的跳下一隻手套，點起一枝香煙，然後他拉緊馬的肚帶，用指頭伸到鞍褥下面去，於是探了探他那汗透了的馬的背上的潤濕的溫度以後，又把他那龐大的軀體從容的翻上了馬鞍。他開始涉過那條就是在深冬也沒有結冰的淺淺的溪流。馬的蹄子在河底的小圓石上滾滾的響着，馳一面走，一面低下頭去喝水，但是騎着鞭繫牠前進，於是馬，牠肚皮裏面隆隆的響着，爬上了傾斜的岸岸。

聽到了對面傳來的談話聲和擡子滑板的軋滾的聲響，騎者又勒住了他的馬，對牲口朝着聲音傳來的方向伸伸的影起牠的耳朵，掉轉頭去。鑲銀的胸帶和那套馬鞍的高高的銀質的鞍頭，被月光照着，突然在小路的黑暗裏放出一種白色的耀目的光輝。騎者把鞭繩拋在鞍頭上，急遽的把那鞍在他肩上的鹿毛毯，薩克頭巾拉過他的頭，掩蔽了他的面部，於是趕起他的馬走着快捷的步子，當他跑過了擡子的時候，他又像從前一樣慢步的走，但是沒有脫下他的頭巾。

走到村莊的時候，他向一個過路的女人問：

「告訴我嬌嬌雅可夫·阿斯托洛夫羅夫住在什麼地方？」

「你是說雅可夫·洛濟支麼？」

「是的。」

「那小屋就是，白楊樹那邊那個有瓦屋頂的。你看見嗎？」

「是的，我看見了，謝謝你。」

在那寬敞的，蓋着瓦的小屋外面，他下了馬，牽着馬走進耳門，用他馬鞭的柄輕輕的敲着窗子，叫道：

「老闊雅可夫·洛濟支請出來一下。」

主人光着頭，上衣搭在肩頭上，走到門口，細察着來客，於是跨過門檻。

「什麼人呀？」他問着，灰色的鬚髮裏含着微笑。

「你猜不着嗎，洛濟支留我過一夜吧。我可以把馬安頓在什麼地方，好使他溫暖一下呢？」

「不，同志，我不認識你，你是從區委會來的，還是從土地局來的呢？我好像認識你……你的聲音聽來很熟。」

想起他的刺得光光的上唇，浮現出一個微笑，來客把他的頭巾扯了下來。

「你還記得波羅夫則夫嗎？」他問。

雅可夫·洛濟支臉變蒼白了，突然恐怖的四面看了一下，小聲的說：

「大人，你從哪裏來？隊長讓我們趕快把馬安頓……在馬廄裏多少時候了呵，自從……」

「呃，聲音低一點，時候是很長了，自從……你有馬衣嗎？你屋子裏有沒有什麼生客？」

騎者把韁繩交給了洛濟支，馬，懶懶的順從着生疏的手的動作，在牠伸長的頸上高高的聳起牠的頭，疲憊的拖著牠的後腿，

向馬廄走去，牠的蹄子在木地板上踏得格格作響，當牠嗅到別的馬匹的熟悉的氣味的時候，牠發出噪音的鼻息來，和生人的手

抓住牠的鼻梁，手指敏捷的小心的把潮濕的鐵馬嚼從那被擦傷了的牙床上解除下來，馬感謝般的把鼻子伸進乾草裏。

「我鬆了肚帶，但是讓他涼一點的時候，我再去卸掉他的鞍。」雅可夫·洛濟支說，小心的用一件馬衣披在牠的背上，

他照料着馬的時候，從肚帶的繫束和繩革的鬆弛上，他很容易的推斷出他的客人是從遠方來，而且那一天趕了不少的路。

「你的馬子多嗎，雅可夫·洛濟支？」

「有一點。我們要先給他水喝了，再喂他，進屋去罷……我現在不知道該叫你什麼，我們不再用舊的稱呼，而且那用來也不順口……」

主人在黑暗裏爲難的微笑着，雖然他知道他的微笑是不會被看到的。

「你可以叫我的姓名，你沒有忘記嗎？」他的客人回答，走出了馬廐，洛濟支跟在後面。

「我怎麼能夠忘記呢？我們一道打敗了德國軍隊，而且在最後一次的戰爭中，我們……我常常想到你，亞力山大·安利辛，但是我們在羅寧、洛西斯克分別以後，我沒有聽到你一點音信，我想你是同哥薩克們到土耳其去了。」

他們走進了溫暖適度的廚房，來客取下了他的頭巾和他的白色的羊毛帽子，露出一個鬍鬚稀疏的頭髮的憔悴的，露骨的顫抖，從他那陡峭的，光禿的，狼樣的前額底下，他向房子的四周打量了一番，於是微笑的細眯着他那雙在眼眶裏嚴肅的閃着光亮的淡青色的眼睛，他向那坐在長凳上的女人們——女主人和他的媳婦——鞠了鞠躬。

「你們好，嫂嫂們！」他問候她們。

「感謝上帝！」女主人小心的回答，期待的，疑問的望着她的丈夫，好像在問：「你帶進來的這人是誰呀？我們怎樣接待他呢？」

「預備晚飯！」主人簡單的吩咐了，於是請他的客人到客廳的餐桌旁坐下。

客人一面喝着豬肉椰菜湯，一面在女人們面前談些關於天氣和以前軍隊裏的同伴們的閒話，他的巨大的，好像不願擊破的下顎，艱難的移動着他慢慢的，困倦的咀嚼着，好像一隻在休息的勞苦過度的公牛。晚餐完了，他站起來，在供着古爾摩埃的紙花的聖像之前作了一回祈禱，於是拂去了他那破舊的緊身的上衣上面的麵包屑，他說：

「謝謝你的款待，亞夫，洛濟支現在讓我們談談罷。」

看見主人眉毛一揚，女主人和她的媳婦就急急的收拾了餐桌，退到廚房裏去了。

第二章

眼睛近視，動作遲慢的索的，索的記坐在桌邊，斜眼望着達維多夫，於是把他的眼睛睜得起了膨脹的習慣，開始閱讀達維多夫的證書。

窗外風吹得這樣嘩嘩的響，響在水欄上的一匹馬的背上，有一隻喜鵲斜在一邊的走着，而且在啄什麼東西。風吹亂了鴿的尾巴，使牠飛起，但是一會兒又落到了這匹衰老的消瘦的，無感覺的馬的背上，而且用牠那貪婪的眼睛，勝利的向四周圍望着。破碎的雲塊低低的在市鎮的上面飛駛，間或傾斜的太陽光線從雲縫中間透漏下來，一片夏天一樣的青色的天空顯露着。這時候從窗口可以望見的頓河的蜿蜒，河那邊的森林，和地平線上的有着一架渺小的風車的遙遠的山脊，帶着一種輪廓美的動人的柔和。

「那末，你是因為病，在洛多夫停留了一下嗎？……爲着集體化工作動員的二萬五千人中間，被派到我們這裏來的另外八個人三天以前就到了。我們開了一次會，集體農場的代表會見了他們。」書記沉思的咬着他的嘴唇，「這裏的情形現在正非常的複雜，全屬集體化的百分數是一四·八，而且這中間大部分還不過是共耕社富農的穀物徵收，還很落後。我們非常需要人，非常的集體農場要求派四十三個工人來，而他們卻祇派遣了你們九個。」從他的腫脹的眼皮下，而他又長久的詢問似的凝視着達維多夫，好像在估量着人的才力一樣。

「那末，你是一個金屬工人嗎？同志，很好！你在布魯洛夫工廠做了很久嗎？抽一枝煙吧。」他繼續的說。

「這散以後就在那裏九年了。」達維多夫伸出手來接煙，書記看見了他手上的褪了色的藍的腳記，在他下垂的嘴唇角上浮露出微笑來。

「國家的光榮和詩篇，」他說，「那末你在海軍裏面服過務嗎？」

「是的。」

「我看了你手上的腳……」

「我那時年紀輕，你知道……又無知又蠢笨，因此我讓他們毒害了我……」達維多夫憤怒的拉下他的褲子心裏想，「你留心這些閒事，但是你却不能夠留心你自己的穀物徵收。」

書記沉默着，而那熱烈的無意義的微笑，立刻從他那個瘦的胖胖的臉上消逝了。

「你今天就動身，作爲區代表用全力去實行全面的集體化的工作，同志，一個告訴他。」地方委員會最高的指令你說過嗎？讀過那好，那末，你到格內米雅其村蘇維埃去，你以後可以休息現在可沒有工夫。你的目標是百分之百的集體化，那裏他們已經有一個小小的農業組合，但是我們一定要建立大規模的集體農場。我們組織好了一個宣傳隊的時候，立刻派到你們那裏來。」

現在你去吧，在審慎的壓榨富農的基礎上，去建立集體農場。一定要使村裏一切最窮的和中等的哥薩克都加入集體農場。以後你可以籌措公共的穀物種子，去做一九三〇年集體農場全面積的播種之用。但是特別當心的去幹吧，對中農寬假一點，格內米雅其有一個由三個共產黨員組成的黨支部，支部書記和村蘇維埃主席都是很好的人，他們從前是赤衛隊游擊隊隊員。他又咬着他的嘴，於是補足的說：「這裏牛出了一切自然的結果。懂嗎？政治上他們不大高明，他們容易錯誤。要是碰到任何困難的話，到區委辦公處來罷。我們和村裏還沒有通電話，這是最糟糕的事。還有一點支部書記是得了紅旗勳章的，他有點粗魯，多角，而且是很尖利的角。」書記用指頭在文件包的鎖上敲着，看着達維多夫站起來了，他更有生氣的補充說：

「等一等，還有一點每天要打發騎馬的差人給我們送報告來，而且在那裏好好的督促大家。現在到組織部長那裏去一下，就出發罷。我吩咐他們把區執委會的馬匹給你使用，就這樣，你要開始一個百分之百集體化的奔馳了。我將憑着你所獲得的百分數來評判你的工作。我們要是由我們十八個村蘇維埃創造一座巨大的集體農場，一個農業的赤色布魯洛夫。」說到這個得意的比喻的時候，他笑了。

「你要我審慎的對待富農，這話怎樣解釋？」達維多夫問。

「是這樣的。」書記浮着一種保護者的微笑。「那裏有繳納了穀物稅的富農，也有頑強的拒絕繳納的富農。對付後者的方法很明顯，引用穀物徵收令第一百零七條，給他們一種壓抑，就是。但是前一種人，情形就要複雜多了。你打算怎樣對付他們？」

達維多夫想了一想，於是答道：「我要他們繳納新的穀物稅。」

「真是好辦法，同志，那是不行的。那樣的做法，你會破壞我們的活動的一切信用。那樣一來，中農會怎樣說呢？他會說：『那就是蘇維埃政府的行徑，他們用這樣那樣的方法來迫害農民。』」列寧告訴我們對於農民的態度要加以認真的考慮，而你卻提議要他們繳納新的穀物稅，這是幼稚的，朋友。」

「幼稚，是麼？」達維多夫臉色變白了。「那末照你的意思說，斯達林錯了嗎？」

「你做什麼扯到斯達林身上去？」

「我讀了他在馬克斯主義者的會議上的演說辭……他們是在那會議上討論農村問題，該死，他們叫什麼呢……農村工作者，是嗎？」

「你的意思是說農學者麼？」

「是的，正是的！」

「唔，這裏面有什麼道理呢？」

「請把這戰他的演說的那張真理表抄來吧！」

事務主任將真理表找來了。適維多夫用他的眼睛貪饞的一頁又一頁的翻閱着。

期待一般的微笑着，書記凝望着他的臉。

「在這裏，你聽……如果我們的集體化程度還很有限，我們不能清算富農……」接着，這裏是了！「但是現在呢？現在形勢完全不同了。現在我們可以向富農取一種突然的攻擊，粉碎他們的抵抗，把作爲一個階級的他們清算……」作爲一個階級，唔，唔，那末，爲什麼我們不能夠實行第二次或物收，收爲什麼我們不能夠把他們像虱子一樣的壓碎！」

書記臉上的微笑消逝了，他顯出很嚴肅的樣子。

「據下去，他就說，清算工作是更參加了集體農場的貧農和中農去做的，」他反駁道，「是不是呢？下去吧！」

「唔，你……」

「你不要「哼」！」書記憤怒的回答，連他的聲音都顫了。「你提議怎樣？你要毫無分別的用行政上的威權對付一切富農，縱令是在祇有百分之十四的集體化，而中農又剛剛開始參加集體農場的地區，也要這樣麼？這樣我們可以立刻揭台像你是這樣的人，到這裏來，一點也不知道地方上的情形……」書記壓抑了自己，於是平靜了一點，繼續的說：

「你抱着這種見解，你會鬧出很多的亂子來的。」

「那很好……」

「哦，算了吧，要是這種威權是必要而且適合時宜的話，地方委員會一定會直截了當的吩咐我們：『消滅富農！』於是，當國旗行我們可以動員民衆和整個政府機關，可是目前我們僅僅在人民法庭，依據一百零七條，用經濟的威壓，部分的威壓那些藏穀物的富農。」

「那麼，照你看，富農、貧農和中農都反對肅清富農嗎？他們都站在富農一邊嗎？要他們反對富農，還得用種種方法去引導他們嗎？」

書記嘩然的關上了他的文件包的鎖，冷淡的圓答說：

「你可以隨便去解釋領導者的任何言辭但是對區負責的是區委書記局和我個人記著你到我們派你去的那個村莊去一定要遵照我們的路線不能依照你自己發明的路線。我沒有工夫和你討論了，我還有別的事情要做。」他站起身來。

血又猛然的湧上了達維多夫的臉頰但是他壓抑了自己，回答道：

「我當然要依照黨所決定的路線而且我用工人的方式坦白的告訴你你的路線是錯的，這在政治上是不正確的事實如此！」

「我要爲我的工作負責……而且『工人的方式』這種話是已經過時了……」

電話鈴響了。書記拿起聽筒。其他的人們開始到房間裏來了。於是達維多夫就走去見組織部長。

「他有些右傾……事實如此！」當他離開辦公室的時候他心裏想：「我要再去讀一讀那篇對農學者的演說……當然我沒有錯，兄弟對不住因爲你的寬容你放縱了富農。在地方委員會他們說你是一位『能幹的人』但是你的富農卻不按期繳納穀物壓榨他們是一件事把他們當做毒物連根拔去又是另外一件事你爲什麼不去領導羣衆？」他在心裏繼續的和書記爭辯和平常一樣他最能說服人的理由總是事後才想起來。在辦公室他因爲興奮和激動僅祇抓住了最初湧到他腦裏來的反駁理由他該冷靜一點他從結着冰的污水裏激醒而過在廣場的牛糞的冰塊上一步一滑的走去。

「可惜我們結束得太快要不然我一定制服你了！」他大聲的說接着當他看見一個在他身邊走過的女人臉上浮着微笑的時候他漸入於忿怒的沉默中了。

達維多夫趕到「哥薩克與農民之家」拿了他的提包他想起那裏面主要的東西除了兩套換洗的襪衣短襪和一套衣服以外就是螺旋鈕小鉗大錘鋤頭螺絲鉗和他從列寧格勒匆匆帶來的旁的簡單器具他微笑了「見鬼這些東西真用得着！」他想「我原以爲我要親身參加集體農場裏面去而且還得修理耕種機而這裏卻什麼耕種機也沒有看樣子好像我要作爲一個組織者在這區裏奔走了也好吧我要給他們一種集體農場的鍛鍊」他把提包拋上樓子的時候還極力的下了決心。

用燕麥餵養的區委會的馬匹很輕易的拉着那背後塗了燦爛的彩色的轎子走去差不多還沒有走出市鎮達維多夫就凍得發抖了他用他的大衣的多毛的羊皮領子包着臉將帽子拉得遮過眼睛都沒有効風和潮濕的雨雪透過他的衣領和衣袖使他冷得戰慄起來在那寬闊的城市場用的舊靴裏他的腳特別的感到冰凍。

從市鎮到格內米雅其村伸展着二十八畝米突長的幽靜的隆起的山脊被那融化的獸糞染成了褐色的車路是在山頂

上四面，掩着雪的處女牆，一望無邊的展開着。在路旁，苦蕒和薔的疏疏落落的梢尖，慘澹的披覆着。祇有從山峽的斜坡上，大地用那小小的黏土的眼睛，凝視着世界。那裏被風吹打着，雪聚集不起來，但是在山峽和山谷的深處，都滿滿的充塞着凝固的積雪。

達維多夫跳下轎子，吊住轎子的木板，跑了一些時候，竭力想使他的兩隻腳溫暖起來。於是又跳上去，縮做一團，漸漸的打起體來了。轎子清脆呼嘯着，馬蹄鐵上的尖釘插進雪裏，發出乾燥的沙沙的聲音，右轅的橫木軋拉的作響。有時從他那蒼白的眉的眼皮下面，達維多夫看見從路上奮然飛起的白鸚鵡的翅膀，像紫色的夏天的閃電一樣，在陽光裏閃耀着。於是一種愉快的睡意又使他的眼睛閉了。

他被那像所顯射一樣緊挾着他的心臟的寒氣，冷醒了。睜開眼睛，透過他的淚水的閃爍的虹彩，他看見那冰冷的太陽，靜默的草原的莊嚴的空曠，地平線的絨邊上面的鮮紅的天空。在附近一個小丘的白色的丘頂上，有一隻毛色好像火燄一般的赭黃色的狐狸，牠立在後腳上，於是身軀一扭，跳躍起來，前腳撲在地上，用腳爪纏進地面裏去，牠的身軀全裹在銀色的塵埃裏，剩下牠那尾巴，像深紅的火燄的舌頭一樣，牠飄的，柔軟的橫在雪上。

他們在將近黃昏的時候到了格內米雅村。有幾輛空的雙馬轎子停在村蘇維埃的寬闊的院子裏。七八個哥薩克聚集在門口，在抽着煙。毛皮上凝結着一層汗的馬匹，在他們的面前停下了。

「晚安，公民們！馬廄在什麼地方？」達維多夫問。

「你好！」一個年老的哥薩克，把他的手舉到兔皮帽子的邊緣，向大家回答。「馬廄在那裏，同志，在那邊着蘆葦的茅棚下面。」

「停到那裏去。」達維多夫吩咐車夫，於是，他跳下轎子，是一個矮胖結實的軀體，用手套擦着他的臉頰，他跟着轎子走去，哥薩克們也都走向馬廄去。他們不明白這位顯然是一個公務人員，而講話又帶着重濁的北俄口音的新來者為什麼跟着轎子走去，而並不一逕走進蘇維埃。

一陣尿囊的薰氣從馬廄的門裏蕩漾出來。車夫勒住了馬。達維多夫很有自信的着手從挽韁上解下橫木來。開繞着他的一羣哥薩克互相交換了一下眼色。一位披着一件女人穿的羊皮衣服的老頭子一面揮掉他的鬍鬚上面的冰柱，一面狡黠的眯一眯眼睛說道：

「當心，不然他要賜了，同志！」